

# 我与王力先生的 一段情缘

◇白雉山

1986年5月3日，享誉海内外的汉语言文学大师、北京大学的王力先生去世。我既非其入门弟子，也从未谋面。其治丧委员会及其夫人夏蔚霞女士分别寄来讣告，邀我去京参加5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追悼会并向遗体告别，我因故未能成行，只寄去了哀悼的诗联。但我确是王力先生的私淑弟

子。同他的交往受益长达30年之久！

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，我在武汉一所大学读汉语言文学专业，有一天收到北京一位原部队战友寄来的一卷报纸，现已记不起是《北京日报》还是《中国青年报》了，那上面刊有王力先生《诗词格律十讲》的连载。由于我从小受家庭教育喜爱古典文学，尤其是诗词，当时又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，故喜出望外，反复研读，爱不释手，获益良多。但不知是排字工人的错误还是原稿的疏忽，发现有两处表述得不够精确。那时才20出头的我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冒昧给王力先生去信“商榷”。心想，名满天下又教务繁忙的王力先生，对我这个人微言轻的后学意见，肯定会不屑一顾的。岂知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，信中不仅“表示感谢”，称我为“老先



王力先生(1981年)

生”，还说一定在出单行本时“改正”。我喜愧交加，想必他见我用的是大学信封，误以为我是个什么“教授”或“老先生”了。感激之余，急忙又去信正名说：“我仅系大学一无知学子，斗胆求疵，惶恐无地，请今后不吝多多赐教。”接着他又来信，对我的诚实和年轻好学谬奖了一番。从此，我们鱼雁频传，为我释疑解惑竟长达数十年！

记得我第一次给王力先生写诗，是在读了他的《诗词格律十讲》后不久写的一首七律：

自笑无才强学诗，  
效顰原不怕人嗤。  
孤灯夜夜涂鸦晚，  
壮岁茫茫立雪迟。  
开卷有篇皆座右，  
指迷无处不良师。  
此生何幸倚墙立，  
长得先生化雨滋。

王力先生旋即来信说：“律诗颇具功力，雅可喜也。”自然这是勉励和鞭策的话。但他也劝告说：“青年应加强政治学习，跟上



王力先生(左)与弟子吉常宏合影

时代,切不可泥古不拔。”遗憾的是,我未能严遵教诲,故在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阶级斗争风暴中,屡遭厄运,苦不堪言!为了不连累恩师和不让他为我担心,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同他联系。在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浩劫中,我家被犁庭扫穴抄了多次,书籍、作品及信件等均悉遭洗劫,王力先生给我的10余封函件亦自难幸免!岂料在批斗“王、关、戚”(即当时“中央文革”的王力、关锋和戚本禹)的运动中,还险些把我打成了,“现行反革命”。原因是无知的“革命派”竟把“中央文革”的王力,当成了北大教授的王力,还“揭露”我在上世纪50年代就同王力结下了“反党集团”,是隐藏很深的“阶级敌人”!真叫人百口莫辩,哭笑不得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雨过天晴,大地重光,心情舒畅。我便给王力先生寄去了一封长信,并写了三首诗呈上,诉说长时间不便联系的原因和思念之情。五律是:

忆余年少日,浣手读公书。  
长使夜如昼,屡教笔作锄。  
鹄成终类鹭,木尽未求鱼。  
誓立程门雪,长驱问字车。

七律是:

拜读华章二十年,  
慕名无刻不情牵。  
谆谆诲我如春雨,  
夜夜挑灯守石田。  
惯听流言何所惧?  
历经恶浪也堪怜。  
而今万里东风急,  
愿共先生颂舜天!

词是一首《念奴娇》:

流光如矢,才转瞬、二十余

年去也。拜读公书,何幸我、顽钝顿开视野。座右为铭,身旁作伴,真个吾师者。

涂鸭画虎,消磨几多长夜!今日春满神州,妖氛尽扫,风景诚如画。国运昌隆人俊杰,更爱万千变化。艺苑新兵,文坛老将,再跃长征马。鸿图巨卷,愿共先生细写!

没想到王力先生很快就回了信,对失去联系多年后能收到我的来信表示极为高兴和安慰,对我因在“王、关、戚”事件中而误遭批斗一事,说那是“一场滑稽的闹剧!”特别是对我的几首拙作大加谬奖,说这是他“近年来很少见到的好诗!”时过境迁,老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他鼓励我说:“既然你如此执著热爱古典文学,就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吧。”

1985年,我的《古今楹联选集》出版后,立即给他寄去了一本样书,他见到初版的印数是10余万册时,在回信时高兴地说:“经过十年的文化沙漠之后,一个文化复兴的大好时机已到来,是你施展才华的时候了。”接着,我又编著了一部《汉语新诗韵》的书稿,因他是这方面的权威,便将书稿寄呈请益。他看了很高兴,除提了几处修改意见外,还转给其在广西大学任教的哲嗣(尊称其子)、语言专家秦似教授审阅。我遵嘱修改后,王力先生很满意,不仅答应为拙著写序言,还介绍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感激之余,我写了一首《浣溪沙》词以谢:

窗下十年苦自知,  
况蒙两审赖良师,  
此生闻道笑何迟?

旧韵恼人嫌太窄,  
新编益世义难辞。  
是非得失两由之。

可惜不久先生遽归道山,写序未能如愿,拙书出版时先生亦未能见到!

我与王力先生文字相交30年,在他生前既缘悭一面,去世后又未能凭棺一奠,这是我终身深以为憾的。我只好含泪写了挽联和悼词,寄给夏蔚霞师母和北大的治丧委员会,以示缅怀和哀悼!挽联是:

半世纪文苑耕耘,惊人著作等身,化雨无私传后学;

三十载程门侍立,伤我疑难问字,驱车何处觅先生?

悼词是一首《南楼令》:

文曲叹星垂,惊传噩耗悲。  
五十年硕果累累。著作辉煌人拱壁,栽桃李,尽芳菲!

何幸遇良师,卅年雨露滋。  
痛而今鹤杳云迷!再欲驱车勤问字,谁为我,解痴疑?

挽联和悼诗,当时全被北京的《团结报》、《人民政协报》和其它几家报刊刊出和转载了。

王力先生从教50年,桃李满天下,盛名播世间。特别是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私淑弟子,不耻下交竟长达数十年之久,世所罕见。这些诗联虽都收入了我以后出版的几本专著中,但对这位恩师的知遇之恩,却使我终身铭记,没齿难忘!